

中华散文珍藏版

# 张承志散文

张承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版

张承志散文



学出版社



张承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承志散文/张承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中华散文珍藏版)

ISBN 978-7-02-009890-3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090 号

责任编辑 张 曠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王 明  
责任印制 董文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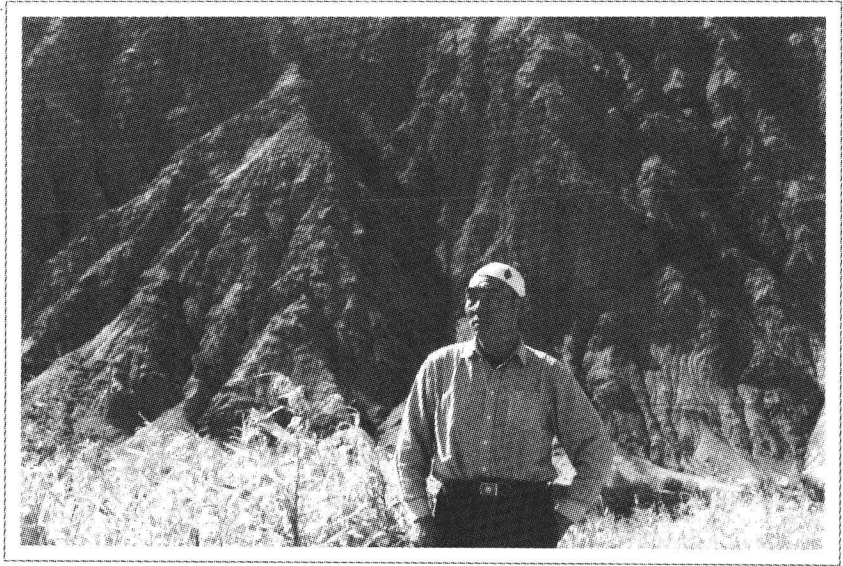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90-3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作者作品（1989年参加海军画展）

## 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展示 20 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成就,我社于 2005 年 4 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四辑五十位现当代文学大家的散文集,其目的是要将“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近百年间的中华散文做一次全方位的展现和总结。为此,该系列书也成了“人文版”散文的标志性出版物,在作家、读者和图书市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套《中华散文珍藏版》是在此基础上的精选,宗旨是进一步扩大散文的社会影响力,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为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一套散文阅读范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秉承读者至上、质量第一的出版原则,但愿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能为多元思潮中的人们洒下一捧甘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目 录

北方女人的印象 .....	1
听人读书 .....	6
对奏的夜曲 .....	12
午夜的鞍子 .....	16
狗的雕像 .....	23
无援的思想 .....	34
背 影 .....	50
离别西海固 .....	55
日本留言 .....	66
真正的人是 X .....	75
北庄的雪景 .....	84
回民的黄土高原 .....	90
为了暮年 .....	97
文责初检 .....	102
幻视的橄榄树 .....	106
桃花面片 .....	124
祝福北庄 .....	127
吊瓶子 .....	136
斯诺的预旺堡 .....	140
旱海里的鱼 .....	149

呜咽的马头 .....	170
与草枯荣 .....	176
公社的青史 .....	187
二十八年的额吉 .....	197
树梢上的心 .....	211
面纱随笔 .....	215
自由的街巷 .....	219
相约来世 .....	226
东埔无人踪 .....	230
鲁迅路口 .....	237
逼视的眼神 .....	250
投石的诉说 .....	258
近处的卡尔曼 .....	267
代跋：生若直木 .....	282



## 北方女人的印象

从三年前初次闯入这条山沟，忽然一算已经不知来过几次了。这贫瘠绝地的红砂沟里，究竟有什么如此吸引了都会的我，在恍如磁场穿行身不由己的行动中，也一直没有仔细想过。但我并不在这里描写我感到的魅力。也许是人近中年就偏爱上了苍凉肃杀的风景，这赤裸山沟里一望伤目的人事景物也许暗合了我内心的什么吧。

这里是在一种命定的失败之下，辈辈不绝地掀起狼烟烽火  
的刚烈世界。只算清末民国，也有震撼中外的多少次大暴动大  
举义。每晚吃完了一碗浆水长面，在泥屋的树叶烧热的土坯炕  
上合盖着一条黑污棉被，我在昏黄摇曳的灯烛下总是暗自惊  
异——我正坐在同治农民战争的烈士后裔正中，我正被面对着  
国民党一个军前仆后继的英雄们敬着，坐在炕正中啊。

春去冬来，不知是偶然还是天意，只要我拐下斑白积雪的山  
崖，看见这熟悉的山沟正静静卧在一派茫茫雪海之间，仿佛在安  
详地等着我时，我总是悟到这又是一个冬日。

冬天里的回民山沟像一片峥嵘的海。连漫天大雪也遮挡不  
住穷窘寒碜，斑驳的村落像黑黑刺破雪层的杂树一样，散布在这  
个人所不知的世界。像已绝望，但不沉没，它们载着那沉重得压  
陷了黄土的历史，随着阴晴巡化，随着雪浪积融，仿佛在海中不  
动地航行。

我的下乡方式简单。我来了；不像别人走了便不会回来。

我又来了；他们看待我也不像看待别人。我只是天天和他们在昏黑的土炕上说到深夜，次日在泥屋里睡到日上三竿。我既不作考古研究也不搞文学访问。我在一群坐如黄土动则翻天的粗壮大汉中间呼吸几天，临别时骨子里便添了一份真正的硬气。

有一天我随口扯道：你们能行呢，在这么条干沟沟里住了硬是多少辈子呢，怕天下没谁治得你们这群男子。

不想他们嘿嘿笑了：

男人割韭菜的章程早割尽了呢。我们这搭早先只剩下妇人娃娃。

我忙问：这大山不是祖宗的家乡热土么？

他们解释说，老家籍在陕西哩，籍在甘肃哩，官家赶杀回民的时辰，男人杀的杀了，剩下的妇人娃娃给赶羊般赶进了这条沟。官家封上山再不理睬，想的怕是把女人娃们赶进了一座空坟。后来，妇人家争气，硬是把生下的娃一个一个喂大了，又把娃们的娃娃一个一个生下来喂上。

有人笑问：张老师，没听说过寡妇村么？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藏在灶房里门背后的那些主角。我听过的斩尽杀绝太多了。我听过了寡妇村无人村太多了。我因为已经走遍了这片山区所以我才能够震动：一些冥冥之中从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们，她们在不断制造着一个最强悍自尊的民族，靠着血的生殖和糠菜洋芋的乳水。

这样就能回忆蒙古了。在草原上当知识青年时我曾经那样地对我插包的额吉——感到兴趣。那真是一种吸引；直至十年里怀着对她的激动写得手酸，后来终于下决心在《金牧场》里写了她一遍，仍然觉得笔虽尽墨未浓——我为自己受到的这种吸引久久不能理解。

只有从宁夏归来，只有心里满盛着一个掩着脸面蒙尘沐土躲在灶房里煮着不见菜蔬的浆水长面的回族女人影子，心思倏地又变成蒙语的自问自答时，我才觉得品出了二十年前自己知识青年经历的一种意味。

一个知识青年插队的往事，到头来是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决于他能否遇上一位母亲般的女性。

她们永远身怀着启示，就像她们能奇异地怀胎生育。

只要你有一颗承受启示的心，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这样说对那些长恨自己没顶于插队浩劫的人是不是太轻巧了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不关心他们的命运。我只关心我的感受，关心源源给我感受的，我远在草原的额吉。

用了二十年时间我总算搞清了，我眼前浮动着她一生中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十岁的她赤着脚，破袍子上系一根脏花布腰带。稚气未退的她爬上太高的鞍子放羊去了。

二十岁的她有了第一个孩子。她把孩子裹在一块烂羊皮里听包外呼啸的风暴，她那时已经满脸冻疤神情憔悴了。

三十多岁她数数身边孩子闹成一团数不清；她怅惘地望着十岁的大女儿赤着脚，束住褴褛的小袍子爬上马背放羊去了。

四十来岁时她盼着再抱一个真正吃奶的孩子。儿女们大了使她孤单得恐惧，她对我痴痴地反复说着，口气使我感到她把我也当成了一个婴儿。

五十来岁，六十来岁，如今她差不多七十岁了，她把门前的车、缸、毡片绳头把断腿的马失群的羊把烂醉的汉子都看成一种古怪可怜的小宝贝，她眼神里的不安和慈祥使人心醉。她突然接到通知说她当选了妇联代表和劳动模范，但她听不懂这通知，她蹒跚地晃动着白发走去劝那两条狗别打架。

我站在她的身边。一天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力士般站在她

身边时,我突然忆起那年她在山坡上教我骑马;那时她就像此刻正一边爽声大笑一边高声嚷着的,她的儿媳妇一样。

我站在她的影子里看清了所有蒙古草原的女人。我深深地了解她们,我看见她们分别扮演着我额吉的十岁二十岁直至七十岁。

她们像一盘旋转不已的古老车轮,她们像循年枯荣的营盘印迹,在她们酷似的人生周始中,骑手和摔跤手们一代代纵马奔来了。

冬天快要逝去时人心会惆怅。望着斑驳满地的残雪,人会觉得一年真的又过去了。雪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有了她的承浮或者覆盖,一切都是不易察觉的,而融雪时你会看见一种暴露的危险速度。大地在变黑时稳重地位移了一分,你在换装时筋骨肌肤都衰老了一寸。

这时启程去蒙古草地,那里的女人们笑容都疲惫了。

这时启程去回民山区,那里的女人们姿影都佝偻了。

海称儿她娘擦擦汗,她一说到回娘家总觉得是说一种开国盛典般的大事。咋个走法?走给就能行。我从娘家堡子嫁来这沟里。数数嘛娘家一共走给过两三次。都是走着,乘班车要花一个元。不远不远!只有两架山。抱个娃引个娃嚷着耍着就到咧。她说完不知为什么不好意思,她说得笑起来时,怀里的娃娃也嘻嘻笑了。说完笑完她就上山了,在斑驳残雪中她的影子像一片漂在海里的叶子。

额吉赶开了那两条狗,转过脸对着我时还是嗔嗔的表情。牧民轻淡土地只是牢牢盯着生命,我和她在一起时总意识到自己和狗呀羊的一样平凡。那个黄,它咳嗽,不是病,我早知道那天东山里跑来的那条狐狸有病。跑一跑停一停难道不是有病的狐狸吗?黄咬了它,那天夜里它咳嗽得我一夜没能睡。听说新

来的女医生心肠好呢，你去给我求求那女医生行不行？哪怕只给两片药。我上马求医去了，踌躇着不知人家医生信不信我。我回头再望望额吉时，她点燃了包里的炊火，我觉得那烟雾弥漫的毡帐就像一条小船在草海里飘动。

二十年里我从北方的一角流浪到了另一角。我重复地看着一些女人的生涯，渐渐觉得自己习惯了北方的景色。无论是草地的不尽单调还是黄土的酷旱伤人，我已经从中读到了一种真正女人的最深美色。

没有比这更撼动人心的美了。

太阳从东升起，积雪向西消融。从蒙古草原到黄土高原，从稚气不退的青春到成年之后的孤旅，我也像搭着一条命中的船向西走。尽数途中这渡我浮世的女性已经很难了，说清她们那平凡得无从着笔的事迹已经根本不能。冷眼看着都会里俗红艳绿的喧骚，一个北方的男子有什么好说呢？

也许这片国土，也许这条笨大旧重的老船，也只是因为有了这无声无息的忍辱负重，才勉强维持了它的航程吧。

由于她们的生殖，十亿之中哪怕只有百万，也一定已经有了一支大军。他们会感铭着自己脚下的牺牲，在攻占了自己的彼岸时，涂掉英雄圣人的玷污，刻上她们无名的姓氏。

## 听人读书

有两件杯水末梢的小事，总想把它们记下备忘。其实备忘是不必的，因为已经顽固不弃地把它们忆了这么久，记之纸笔毕竟还是因为感动——哪怕周围写大潮大势的多么热闹，我还是更重视自己这种真实的小小感情。

都是听孩子念书。

地隔千里；一处是北国边界乌珠穆沁草地，一处是贫瘠之冠的宁夏山区小村。

在内蒙插队到了那个年头，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走后门当兵的第一股浪头打散了知识青年的决心，人的本质二十年一次地、突兀地出现在我们中间。

那时候，我们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心气尚未磨褪，我们激烈地争论了几天，一个口号出现了：“在根本利益上为牧民服务”。在这个口号之下，具有永久性利益的一些公益事业，比如小学的创办，中草药房及诊所的创办，还有原先也一直干着的盖定居点房屋、打深水井，就都落到了我们知识青年手里。

我因为这么一个不通顺的口号，懵懵懂懂地被安上民办汗乌拉小学教师的名字，给塞进了一群孩子当中。

不再重复那些艰难的故事了。

总之，不是讲给别人和历史，只是应该告诉自己的惟一一句话是：我和一群衣衫褴褛的蒙古娃娃一起，给自己生涯筑起了最

重大的基础。

亘古以来,这片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朗朗书声。

那天的我二十一岁。经过一冬的折磨后,我的皮袍子烂得满是翻出羊毛的洞。被一些老太婆啧啧叹息时,那时的我懂过穷人的害羞是怎么回事。这和后日我见过的一位要人公子(当然他们是应该当第×梯队再当部长省长的)下乡前忙着借一件旧衣服以求不脱离群众——完全不像一个人世的事。那天我费了半天劲总算把蒙文字母的第一行“查干讨勒盖”讲完,然后我下令齐读。在我用拆下套马竿梢尖充当的教鞭指点下,感人肺腑的奇迹出现了。那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此刻——二十年后的此刻我写到这里,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在心里升起了。

那就叫“朗朗书声”。二十来个蒙古儿童大睁着清澈惊异的眼睛,竭尽全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

“啊! 哦! 掣! 噢! 喔! ……”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读书,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着我的心。后来听说过当今练气功的有一手灌丹田气,用体育手榴弹八方击小腹并且憋出怪声。我想我的丹田气是由一群童男童女相围,以春季雪水浸泡大地百草生出清香之气,再由万里扫荡的长风挟幼童初声和草原初绿,徐徐汇集,猛然击入,进入我的身心丹田的。确实常常有非分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奇怪体会——我总是觉得万事只遗憾于时间太少和时机不适;至于原力,至于我这条生命的可能性,在此我能找到合适的比喻了:至今为止我全部劳作消耗的生命原力,顶多只相当那天孩子们三次喊声击入的能量。

然而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我木然端坐,襟前是蜿蜒不尽的乃林戈壁,背枕是雄视草海的汗乌拉峰。齐齐发出的一声声喊,清脆炸响的一声声雷,在那一天久久持续着,直至水草苍茫,大漠

日沉。

那样的事我以为此生不会再有了，谁想到今年在西海固又发生了一次。

晚饭后，下了土炕无所事事。尔撒儿正在掏炉炖罐罐，我随口问：

尔撒儿，今天书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了，他紧张又稍显惊惶地眨着一对活脱一个漂亮小姑娘的大眼。

来吵！我一屁股坐下，心里懒懒地把二郎腿一支：今夜晚就给巴巴念！

尔撒儿迟疑着。

今天走笔随心写着，我忽然猜想当时尔撒儿也许是要随他们回民小学的哪条规矩吧，不然迟疑着等什么。汗乌拉小学的往事太远了，我实在猜不出一位考学生的老师该怎样摆个架势。

念吵，我命令道，心里像门外的裸秃野山一样茫茫然地，说不出有个什么一定的意思。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第一次结识这家回民。由于对清政府等官家的仇恨（鬼话？），我们的感情急剧深了起来。贫瘠的不毛荒山默默地永恒地挑拨着反抗的欲望，他们的穷苦生活使我每天都觉得刷新着对世界的认识。

我偏激起来。这在高中一年级入团时支部鉴定（也许那是我接受的最后一次鉴定了）上缺点栏中写道：思想方法偏激。我不明白当时团支部的哈红星（他后来也是饱经沧桑）如何有这样的透视力——其实我以全身心偏激地爱憎的时刻，只是在一九八四年的这个岁末才到来。从那以后，我猜我这个人永远是永远不会和显贵达官、永远不会和侮辱底层民众的势力妥协了。



我怒冲冲地吼着骂着，在这间穷乡僻壤的黄泥庄户里发号施令，满足着自己关于一名义军将领的幻想：

娘的给老子念书！不许等碎的长大再念，老子要这个大的立时就念！我母亲当年穷都穷死了也供老子念到硕士！叫尔撒儿念！叫海称儿念！你一辈子就后悔着没读个书？那你还挡着娃们不叫念！……

乱吼一通，今天静静回味也许并没有真的动真格的。城里人，笔杆人，说上几句当然很便宜。

第二年我来时，碎娃娃们仍然在门口混耍。大儿子尔撒儿和大女儿海称儿，却都不见了真念了书。那时听腻了的是两个娃怎么怎么笨，怎么“怕是念不成哩”。

我没有太关心。

我那时仍然为一些重大的秘密事激动着，沉身那些深潭里，每天不厌其烦地朝农民们打听细节琐碎。

说到孩子，尽管尔撒儿美得赛过漂亮姑娘，尽管海称儿白嫩得气死一切化妆品的卖主买主，我那时比较喜欢的是小女儿桃花。桃花使我联想自己的孩子。她可爱的画中娃一般的苹果脸蛋，总使我沉耽于一些小天使、令人激动的图画之类。我曾精心拍过小桃花的肖像；也曾多少带着表演的严肃，拍过一张把桃花紧抱在肩头的自己的像——拍那张时，我心里想的是苏联纪念卫国战争的一座雕塑：一个披斗篷握长剑的红军战士屹立着，把一个小女孩紧搂在肩头。

至于上学，两三年里我接受了农民的观点——宁无文化，也不能无伊玛尼（信仰）。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们有一种口头禅，就像前述的我自己一样，喜欢廉价地议论回民教育。而广大回民区的老人们却多是笑而不答。

后来我听到了这种绝对非二十世纪的落后观点：书嘛念上些好是好哩，怕的是念得不认得主哩。念书走给的不是没见过